

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霞外随笔

（清）平步青著 姜纬堂编选、校点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前言

尽管“随笔”一词，迟至南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方才出现，并用为书名，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，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，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“随笔”。非只此也，就连号为经典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“随笔”？

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，虽历数千年，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？

说来，其因不外：

一是随笔之“散”。所谓“散”，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“韵文”（如楚辞、汉赋之类）、“骈文”（即所谓“四六文”）等而言。因其属于“散文”，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，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，无所拘束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。

二是随笔之“随”。即主题不限，内容不拘，可庄、可谐、可大、可小，随所感、所闻、所见，皆得直抒胸臆，信笔书之，若话家常。不必有系统，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，即使是“东一榔头，西一棒锤”，亦不致见

讥于人，谓非著述之体。

三是随笔之“短”。凡号为随笔者，篇幅皆有限，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，即便阅读，又利于内容之浓缩。以同等篇幅论，则“随笔”读来省时，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，为丰，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，获开卷有益之实惠。

四是随笔之“松”。随笔所含，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，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，或属人生之体味，或属故典之探究，或属社会之新闻，或属闻人之逸事，或属谈诗论文，或属研艺述珍……总之，一般多具趣味，分别以哲理性、知识性，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，既有裨见闻，亦足资谈助。无艰于阅读之劳苦，有品味高尚之收获。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、放松，享消闲遣兴之乐。

这散、随、短、松四字，既为随笔之长，相对亦为其短。散，或致缺乏义蕴、文采；随，或流为冗琐丛胜；短，或易偏而难全；松，或失诸肤浅庸俗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。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。名家与恶道、杰出与庸俗，亦由而别之。实例具在，不必深论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，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，“随笔”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，争奇斗妍。

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，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，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，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，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，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，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，有的兼而有之……此系就内容而言。至于在写法上，或

致力于艺术渲染，或致力于本色写实，或致力于单线白描，或致力于浓墨重采，或综而合之……亦各有独到。

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，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，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。“孙猴、八戒，各有所爱”，读者尽可自择所尚，初不必有所轩輊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解释一下“笔记”与“随笔”。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，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，人们习称之“笔记”，当然属于“随笔”，但却不能等同于“随笔”。

盖“随笔”，即洪迈所谓“意之所之，随即记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论次”者也，故其范围更宽，更广，除习称之“笔记”外，诸凡非专著性，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、稗乘、书事、纪闻、传人、述感、序跋、题识、游记、日记、语录、书札等等，皆可归之于“随笔”。

本丛书之取名“随笔”，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“笔记”。

同理，本丛书所谓之“近世”，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“近代”。

今中国历史，以鸦片战争至“五四运动”为“近代”，“五四运动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“现代”；世界历史之分期，则非但说法各异，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。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，而用“近世”一词之古义，即《荀子·非相》篇所谓“远举则病繆，近世则病佣”的“近世”，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。

具体说，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（十九世纪初），以迄 1949 年。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包括进来；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。

持此为范围，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，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，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。当然，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，甚或更早者，但须以记上述“近世”者为主；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，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，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，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，则应系上述“近世”之事。

至于本丛书之于“随笔”前特冠“文史”二字，是想稍稍限定范围，即将专门属于美文、专门抒发情感、专门探讨哲理、专门从事议论、专门搜奇列异、专门研治“经学”的一些“随笔”除外，力避虚空、繁琐和过于艰深。

所收罗者，侧重习指之“文史”，即文化与历史，以掌故性、知识性和启发性，使读者于可读耐赏、广知博闻、明目醒脾之余，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，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。

丛书名称中之“选粹”二字，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，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。

“选粹”者，择其精华也，撷其纲要也，提供读者

以经过挑剔、加工之精神食粮也。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，但内容亦颇驳杂、参差。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，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，而非专门研究者，自然不必无别优劣，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，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。因而，“选粹”便成为必要。

且惟有“选粹”，方符“批判地继承”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；惟有“选粹”才能更好地实现“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，了解民族优秀文化遗产，鉴往励今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”的编辑宗旨。

选粹，包含了两层含义：一是在众多作家中“选粹”，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“选粹”。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，经过加工，贡献于读者。虽系尝鼎一脔，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。

其间，在每辑所收八家中，适当注意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，以免单调。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，致无“选粹”余地者，则只好割爱。

具体操作中，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，以“四性”、“六不取”为原则。

四性，谓知识性、趣味性、科学性、史料性。

六不取为：过于深奥，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，不取；攻击、污蔑、歪曲农民起义者，不取；丑化、歧视兄弟民族者，不取；宣扬宗教、迷信者，不取；低级

趣味或格调不高者，不取；与时代潮流、现行政令抵触（如宣扬早婚、纳妾、多子多福、嘲诋火葬之类）者，不取。

需加说明的是“六不取”所指为内容主旨，非指个别词句。若称农民起义为“匪”、“逆”之类，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，相信读者自会鉴别。余可类推。

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，在观察的准确，立论的允当，记述的严谨方面，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，自然未可苛求，于此不必细说。

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，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，用繁体字，或无标点，或仅有断句，且在称谓习惯、书写格式等方面，亦与今不尽相同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，加之所据底本，难免抄印之讹误，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。但这加工，非谓修改或删节原文，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。

具体包括十二项：

一、校订文字，对原本抄写、刊印之讹误，在理由充分、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采取径改法，不另说明；对属于疑似之间，无确切把握者，则姑仍其旧，不擅为更动。原文中以口口口隐去其名者，一律仍旧。个别无从辨识之字，亦以墨框示之。

二、改为简化字，统一异体字，加现行标点符号，横排。

三、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“犬”旁之类，意存污辱

者，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。

四、除原无条目标题者，概为新拟条目外，原有者亦视情况，或保留，或重拟，并于导言中说明。

五、对行文中使用字、号、别署，以及以谥为称、以籍为称、以爵为称、以官为称者，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。

六、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，而所选条又中脱姓、脱名、脱年号、脱地名者，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，并附〔 〕以别之。

七、原文中之小字夹注，则改为同号楷体字，加（ ）以别之。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。

八、原文过长者，酌为分段。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，单独立条。惟均保持原文完整，中不删节。

九、每册依内容性质，或依来源，分为若干类，并拟类目；类下之条文，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，不尽依原书。

十、每条末，注明来源、出处，以便复按。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，不一一具列。

十一、书首统加以《×××（该书著者）和他的随笔》为题之导读专文，介绍著者及其随笔，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。

十二、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，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。

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：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

解，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“拦路虎”。

因系经过抉择、加工之新编，故统以该作家之字、号，后赘“随笔”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。计划以每辑八册，分辑陆续编印。

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、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，立意正大，将事认真，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，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，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。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，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，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。作为选编者的我们，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1997年溽暑，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，时年花甲有二。

平步青和他的随笔

姜纬堂

这本《霞外随笔》，选自晚清学者平步青的名著《霞外摭屑》。原书五十余万字，所选约其三之一，大体可反映出平氏治学旨趣及其随笔之特色。

平步青(1832—1896年)，字景孙，号常庸，又号霞偶，别署芴园、侣霞、霞外、楝山樵等，浙江山阴(今绍兴市)人。咸丰五年(1855年)举人。同治元年(1862年)二甲第八名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散馆，授翰林院编修，继擢上书房行走。同治六年(1867年)，以京察一等，补授江西督粮道。十一年(1872年)初，原按察使调粤，继任者未到期间，奉委署理按察使。寻，以病稟请交卸，兼开去本缺。获准，遂以正四品道员身份，归隐林下。

计其自掇巍科，登仕版，以迄辞官回里，对头不足十年。虽曰告病，其实只是借词。性情狷介，不惯当时官场之污浊，乃其主因。嗣后二十余年，除一度应聘出任江苏宿迁书院主讲外，余均在里居读书，研治学术中度过。“不喜见贵要富人，间有物色者，辄逊词婉转谢之，触忤腾谤不之辨，甚欲中之以祸，亦不之惧。尤不惯与名士游，人

益憎之，交以寡。”从他这段夫子自道中，不难见其愤世嫉俗，避嚣樵隐之怀抱。

绍兴本是人文荟萃之乡，山阴平氏在乾隆年间即曾出过四位进士，亦属科第名族。景孙不负父、祖之望，在沉寂半个世纪后，科名继起，成为山阴平氏的第五位进士，固足式模闾里，但其本志却不在此。

他尝说：“环顾宇内，深宁、东发之学，绍述者谁？而浙东南雷、石园、思复、南江、实斋诸家渊源具在，津逮者亦复闾然。”故自少时，即“以习闻先正自期”，“欲网罗放失，稍为乡先正万一之助”。也就是说，继承自南宋王应麟、黄震所开启，至清黄宗羲、万斯同、邵念鲁、邵晋涵、章学诚、全祖望而大昌之浙东学术传统，做一个甘坐冷板凳，却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学人，才是他的人生追求。

惟其如此，故生平“寡嗜好”，对“园林声气之乐，饮饌服御之娱，与夫金石图书，泉磁珠玉、琴奕博簋、花药禽鱼，可以快耳目、恣心意者，一无所解，惟好读书”。“蓄书二万卷，日夜读之”。且于“为制举、仕官所汨，不克自振”，空度岁月，颇怀遗憾，“辄抱时过后学之恨也”。

惟其如此，故除孜孜矻矻，“于群书讹文脱字，援引乖舛，辄刺取他籍，刊误纠谬，一书有校至数年未已者”外，尤致意于一典一制，一人一事，一名一物之综贯研究，务欲探本溯源，发幽阐覆。也就是用史学家的眼光，考据学的方法，博搜广采，弄清真相，以达实事求是。凡所为文，皆“孤行己意”，亦即具独立思考，虽“以考辨疏证为多”，

但其淹博、绵密与精审，实迥别于恒流，确具独到。并时著名学人如当涂夏燮、乌程汪曰桢、会稽李慈铭等皆对平氏深所推服，自非偶然。

惟其如此，故虽埋首书城，覃精研几，但却非为学问而学问，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。其所着眼，实在于今（即当时）；凡所为，皆可资今用之学。其针对世运、时趋之旨，颇为明显。如录刘庸夫之《定安策》，对吏治、军政之黑暗，农民之苦于重敛浮征，痛予揭发；考光绪纪元、碎石治河等，皆系针对学问空疏，数典忘祖而发；论称“中兴”之不妥，辟《劝学文》之非是等，更是纠流俗人云亦云之弊。至于叹好刻书而惮于校讎，未深考即妄为结论等，正是激于学风之不正；考小说、戏曲之源流，究方言俗语之来历，述风俗信仰之由起，则更是对视之为小道的传统观念的批驳。

惟其如此，故虽著述繁富，却深“以梓行流布为戒”。门人杨越“从游二十年，屡请，乃得《樵隐昔吃》、《霞外招屑》、《群书校识》三种读之，则又戒勿出示人。盖深知纂述之难，非秘也”。这种虚心、审慎、认真、负责的精神，较之浅尝略窥，即忙于刻稿，虚张声势，广事标榜，非仅欺人，亦以自欺的浮夸、躁进者流，相去何尝天渊？就学风之谨严论，平氏实不愧浙东学术传统之继承者，足与其所服膺之黟县俞正燮相伯仲，皆可谓清代朴学精神之殿军。

然而，平氏又不仅仅是一位传统学者。纵其避迹樵隐，终仍未离人间烟火，难脱时代印记。就其留心时务，关切世风，研讨闾里风俗、民间文艺等等而论，实皆于继承

中有所开拓，不失为见解超卓，难能可贵。世象纷繁，未可执一。平氏尝集赵翼、查慎行句为联，自道生平，云：“作宦不曾逾十载”；“著书何敢望千秋”。平氏为学，固不若龚（自珍）、魏（源）一派之更切近时代热门，但亦属有用之学，且渊淹综贯，自具独造，无愧一代名家。

因其伏处里閤，不事声气，复慎于流布，故其遗著之未刻者甚多，少量付刻者亦流布未广。身后不数十年，其名乃在明灭之间，知者有限。三十年代，绍兴被兵，故家庋藏，日渐散出，平氏著述始复显于世。先师谢刚主（国桢）教授，因而著为《平景孙事辑》，首予表章评介。平氏作为一代学术名家之地位，乃见称于世。建国后，因谢师推荐，平氏之代表作《霞外摭屑》，初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《香雪庵丛书》刊本，断句排印行世。八十年代初，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印，益广其传。

《霞外摭屑》为平氏之随笔，共十卷，卷一名《黼沟山房胜记》，副题《掌故》；卷二为《执香峪臆话》，副题《时事》；卷三为《辛夷垞叢言》，副题《格言》；卷四为《夫移山馆戢闻》，副题《里事》；卷五为《艳雪庵杂觚》，无副题；卷六为《玉树庐芮录》，副题《校书》；卷七为《缥锦廛文筑》，副题《论文》；卷八为《眠云舸酿说》，副题《诗话》；卷九为《小棲霞说稗》，无副题；卷十为《玉雨淙释谚》，无副题。

谢师评介称：“是书博采众说，颇资异闻，每卷各立名目”；“搜辑稗乘遗事，极为详瞻，有导游之妙，读之颇能引人入胜。然所立名目，蹈杨升庵、李调元之积习，殊觉不甚

方雅，临文亦微嫌繁富，如入大官厨，有不忍割爱之苦也。”

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卷十一，于著录该书下特注：“此书句句可宝。”

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该书《出版说明》谓：“是书为平氏杂著巨编，涉猎甚广。经史考辨，诗文评论，记方言，释俗谚，朝野掌故，里巷稗史，无所不有，各自成卷。”“为平氏代表作之一。是书博采众说，广搜遗闻，且考证精到，每多创见……尤其是对于社会风俗、市民生活以及小说戏曲、民间文学甚至方言俗语等一般士大夫不屑论及的方面，他也能参源溯流，研究比较，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的。当然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他对某些问题不可能不存有阶级偏见，不少见解在今天看来未免迂腐可笑。更因‘纵笔所如，宁详无略’，所记略嫌芜杂琐碎。然瑕不掩瑜，纵观全书，仍不失为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著作。”

诸家评价虽不无小异，但推崇与肯定，则皆一致。正是由于其所具之价值，故有此次选编之举。

选编，据民国六年刊《香雪庵丛书》本。原本讹字不少，且多缺字。其讹字之可确断者，径予改正；否则，皆仍其旧。缺字可补者，予以补之，无从据补者，则以□□示之。因系选本，自然要弃瑕取瑜。惟眼光不一，亦难保尽当，尤盼方家指正。

因原卷目多用僻字，故虽仍卷序，分为十类，却或仅用副题，或另拟，或沿袭其原目之末二字，而别为《掌故》、

《时事》、《格言》、《里事》、《杂志》、《校书》、《诗话》、《论文》、《稗说》、《释谚》。类下各条，不尽依原次序，原条目亦或沿袭，或重拟。因原书每类各自为卷，今仍依原卷为类，且仍依原卷序排列，故每条末不再一一注出处及卷数。统说明于此。《论文》之《口技》条引《坚瓠广集》一段，底本仅举其名，且与前文不连贯，当为刊刻所删，今为补之。

平氏行文，一般采先列所欲讨论之对象于首，然后博引群书，冠以“庸按”二字，加以辩说。所谓“庸”，即平氏自称，乃因其号“常庸”而为言。恐读者一时未悉所指，故先为说明于此。另外，亦有采诸学友相讨论形式而加纪录者，若“熊勇”，若“惜芙”，若“韵梅”，若“容秋”等，皆诸人之字或号。亦有采友人提出问题，作者为答者，亦皆以友人之字或号为称。似此之类，既以见作者行文之讲求经营布局，亦为今人阅读平添了麻烦。势难尽列，姑简述于此，读者举一反三可也。

末附《楝山樵传》，可作平氏之自画像。《平景孙的学术》，则节录自《平景孙事辑》，聊充读书知人之参考。

编选本书，酝酿于1996年，适当平氏逝世百年；编选工作，则进行于1997年，又为先刚主师逝世十五周年。抚今追惜，自不免叹悵弥襟。谨以此选本，用充对二位学术前辈之纪念。凡功在学术，足以启迪后人者，必遗馨永在，典型常存。论平氏及其随笔，以及先师之表章评介平氏学术竟，谨述所感如此。

目 次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前言 ……… 姜纬堂(1)

平步青和他的随笔 …………… 姜纬堂(1)

掌 故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顺治丁酉江南科场狱 (3) | 安南四臣 …………… (14) |
| 庄史狱 …………… (3) | 《和珅传》风波 …………… (15) |
| 徐乾学嘱杨某 …………… (7) | 端、肃案 …………… (16) |
| 康熙壬午江南试官 … (7) | 天命、天聪、顺治通宝 (21) |
| 李光地年谱之误 …… (8) | 碎石治河 …………… (24) |
| 《历象本要》乃杨文言作 (9) | 文武互任 …………… (25) |
| 天台三杰 …………… (10) | 汉臣居满前 …………… (27) |
| 程景伊曾掌文衡 …… (11) | 传胪未入馆 …………… (29) |
| 裘曰修行述有误 …… (11) | 殿试十本 …………… (29) |
| 纂书改官 …………… (12) | 捐科分 …………… (31) |
| 沈初捷对 …………… (13) | 世仆官大员 …………… (33) |
| 神仙鬼怪佛 …………… (14) | 上书房 …………… (35) |

书写规范·····	(38)	杏黄伞、黄帷轿·····	(39)
命名禁字·····	(38)	强记·····	(40)
璧全函·····	(38)		

时 事

藩库宜严杜借支·····	(43)	言道著·····	(61)
中兴·····	(44)	史恩涛侵扣巨款案·····	(62)
光绪纪元·····	(46)	轮船招商局·····	(65)
天下第一愚人·····	(47)	上海织布局·····	(69)
谢、邱之讼·····	(50)	开矿·····	(71)
半壁山黑米、古砖·····	(52)	疏请严除殿廷考试积弊·····	(72)
各国使臣觐见·····	(53)	咕咯菩萨·····	(73)
曾国藩为天津教案 答质问书·····	(55)	刘智庙·····	(74)
三尚书、六侍郎·····	(60)	省会岁事·····	(75)
		幕友·····	(76)

格 言

《劝学文》之非·····	(83)	闹房·····	(88)
北朝造像不必学,楷 书不可写古字·····	(84)	婚姻·····	(89)
读书五失·····	(85)	晚婚·····	(91)
达观妙理·····	(86)	“不根”之谤·····	(92)
不可轻受人恩·····	(87)	依外家法·····	(93)
刻稿、娶小·····	(87)	姚文然论勤、朴、 利济、功德·····	(94)